

語絲第一四八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出版

駱駝草

祖正

——紀念英國神秘詩人白雷克——
上

本年的八月十二乃是白雷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歿後百年紀念。他是英國浪漫派文學運動先驅之一。英詩界的浪漫運動當然是十九世紀初葉以 Wordsworth, Scott, Shelley 三人作中心相繼而起的三個流派爲最稱著。★但是這個運動已在十八世紀中葉的 James Thomson 以來經了二期的詩人築下了根基的。與 Cowper, Crabbe, Burns 同期，他是最重要的第二期四大詩人之一；又是富於獨創精神深掘到真正浪漫精神源泉的神秘詩人。

以詩人而有浪漫色彩本來何足奇異；以詩人而有神秘精神，在元始民族富於宗教情感的英國國民也是不足多

參看創造月刊一卷四期抽稿「拜倫的精神」第二節

語絲

第一百四十八期

怪的。元來盎格羅薩克森民族在北方荒涼貧瘠的自然環境中經營慘澹，實生活上經營了無量艱辛苦辣而來的。沉鬱多思深於反省，雄猛而有畏敬的宗教心，豪放而有實際的道德觀念；這是英國固有的民族性，和容易流入輕佻浮華的法國民族遠不相同，已成了一般史家的定論。

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已非古時的樸實可比，人心大都墮落。一六八九年的革命以來，內亂相繼民不聊生。朝野紀綱紊亂，穢聞百出。Walpole 首相中樞秉政(1721)賄賂公行，只離詩人白雷克誕生前三十餘年是英國政治與社會最最黑暗，最最多事騷擾的時期。詩人誕生的那年是英國完全征服印度之年(1750—1757)。內政傾軋與對外侵略一見似乎異其歸趨，實際兩者都是國民自覺運動民力伸張運動的表示；同時又是民族羣衆苦悶的具體表現，想獲得已失的平安而在求心力運動上最初表示的一端。內爭的傾軋固然是徒傷國家元氣結果只有兩敗俱傷使全國民陷入自滅之境。然而不論是權閥軍閥或是政黨民衆如果彼此確是勇猛直截的爭戰，結果總有一個自然的

一四一

演進，止極的是非。所以從一點而論內爭，對之不必全抱悲觀的。縱有甚深的苦痛，只看作永遠真理止極是非的代價，忍耐是足以產生盼望的。當一國改革之初本來最善莫如在朝的執政者洞悉大勢能有毅然果斷的決心與表示，使在瓦解以前即有改革的轉機；一旦內爭一起，那是戰亂相仍結果竟至是非混亂黑白難分。如果全國上下不知早自醒悟把全國民引上自滅之路乃是萬不能知之過晚的事實與真理。賢明而果斷的政治家必能指導羣衆監督國民去走應走的途徑。吾人非欲妄談政治亦不深明英國政治史，而鑑於英國的政治家於十八世紀之中末建立殖民政策，年少英俊的比得(William Pitt)宰相於許多豐功偉業之中以改革對印政策重組印度政府的那種轉移國內民衆勢力的政策上，對之懷抱十分的渴仰與敬意。(如果記憶不錯，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敗直到得着廣州立脚地後方才說廢棄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使十餘年來傾注傾注於內爭的國民意識而轉移注於對外。這好像可以看作提醒有志於國事的人們使不單憑藉武力征

服容易墮入地盤爭奪的惡現象，是中山到了晚年醒悟到

的統一中國的一種政策。賄選總統沒落，以一個大軍閥瓦解爲機會，中山拋棄固有的立脚地單身北上以誠意示人想謀永遠的和平統一未始不能看作中山首先實行那種政策的暗示。歷史固有次序的演進，但不一定說定須反芻式的重複。一世紀以後的中國民已深知帝國主義的遺毒就使最近的將來亦不至於採取殖民政策。然而勞工政治黨治萬能的政策以最近的成績觀之亦決不足以馬上給人止息苦悶，反爾愈加深烈。或者漸趨深烈。)

英國在十八世紀末葉國民勢力雖能向外發展而內政亦並非全到昌明之境。至說人心的安定本來不全是政治之力所可解決得的。政治紛亂足以動搖人心，而人心的動搖不能單靠政治來安定。處在舉世擾攘創痛亂離的社會國家，往往生出隱遁避世之心。十八世紀的英國民不像那時候喜歡交際談話沉湎於客廳生活的法國人民，他們仍能保持固有的沉思默想的幽寂生活。他們覺得外的成功失敗只是暫時的歡欣懊喪不定以安慰內心的虛空。

追求內心的充實乃才是真我的表現。詩歌藝術與道德宗教每在這種時候有興盛號召的機會也是人心自然的趨勢。這是人心返本他表示。被實際生活的壓迫苦痛傷蝕窒息了的靈魂必生一種解放蘇醒的要求。這決不是消極的傾向。英國的一種新教運動 Rise of Methodism (1738) 乃是英國民精神自由的主張，恢復固有民族的進取氣象為後代思想自由科學進步的先聲。文學上的浪漫運動乃是反抗擬古主義的束縛打破傳統形式力求真我表現，使英詩重放光明產生後代維多利亞朝詩歌的王國。觀此足以知道詩人之與時代精神的關係。真正的解放運動應從精神靈魂的覺醒做起。詩歌藝術與道德宗教一樣，實是國民覺醒運動真正的淵源。一時代默默無聞的詩人有能在數代之後尚足給人以共鳴的不知幾多。明瞭這一點，方能理解這位神秘詩人值得我們百年後紀念的意義。

第一天到巴黎

徐元度

天剛亮的時候，我就在軋軋的車聲中被涼氣凍醒了。

語絲

第一百四十八期

我向來是不易睡覺的人，坐着打盹更是辦不到的事，一夜來再加上腰痛和涼氣的襲擊，簡直比古時受木籠的刑法的人還受罪！當鄭魏二位都已入了夢境的時候，我的眼睛還是不肯閉上。我對於他們能睡的人真是羨慕：他們柔軟地靠着身子，甜蜜地張着嘴，如同在一個鴨絨的被上一樣安靜地睡着。有的時候我也想把腦袋靠在板壁上，但立刻就覺得車的震動要把我的腦袋碰碎，（法國的火車比中國的快得是如此利害，）於是只好仍舊睜着大眼。一直坐到七小時以後，在兩點鐘的時候，我才彎着腰，捧着臉，用着「思想家」似的姿式迷糊過去。但是，這樣還不到一小時，我就又被涼氣凍醒了。外面的天色是鉛一樣地灰；從玻璃窗子上的水點，我知道外面已經落雨了。

這時我的幾個同行的朋友也醒了，各人都勉強挺起身子來，似乎要抵抗這侵人的涼氣。

在哥倫布一帶的地方，現在人們大概正在屎上出着汗吧，而我們却連身上的夾衣都有點支持不住了，世界

上的氣候差得真是利害，我向魏借了一件絨衣加上，還是冷得打戰。

夜色漸漸地退去，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火車是沿着塞納河走着。河的兩岸都是濕潤的平原，麥子刈後的黃根還露在外面。在遠處，圍着這平原的是一圈濃密的樹木，樣子好像一個大的籬笆。有時火車走上一個小坡，我們便可以看見在坡下的小林中露出一二紅頂的小房。一切都是幽靜，一切都是新鮮，呵，塞納河流域的風景！今天的我們與船上的我們完全不同：大家都沈默地想着心思，沒有一個人說一句笑話。我向來是個對前途毫無顧慮的人，今天却也不由地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使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想，這一事固然是由於對前途的焦急，一半大概也是由對前途的恐懼吧。

城洞，高橋，鐵軌，車盒，很紛亂地過了一陣，我們終於到了巴黎車站。

在潮濕的月臺上，我們各人找自己所約好的朋友。

魏和我沒有熟人來接，鄭勸我們跟他的親戚去找旅館，於是我們就上了一輛汽車。

我是到了巴黎了嗎？我自己疑惑地問，似乎仍舊覺得是在上海。我來法的動機是如此突然，在船上的生活是如此平常，一切都少有變化，使我不信我現在已立足於異國。不，我仍舊覺得我是在上海。

你看，這條街與上海所不同的不是：來回跑的汽車是紅色的；牆上的廣告是五色的；店舖門前標着法文；在一些咖啡店裏，客人的坐位是擺在旁道上嗎？此外，當我們走過一個花園或教堂時，只有那多量的石像和雕刻，使我們知道不是上海而已。

我們的旅館是在有名的索龐路上，對着巴黎大學。從一個玻璃門進去，走上兩層迴旋的樓梯，我們就被領到那個二號房。房很大，四壁糊着黃紅色的花紙，中間放着兩隻鐵床，地毯，窗帷，裝台，一切都是非常講究，不像一個學生的居所。因為不十分貴，魏和我就決定暫時住下。

在外面，雨仍舊不住地下着，被雨天之光所籠罩的路上連脚步聲都很少聽見。巴黎大學屏風似的立在對面，把我們的房間遮得更加黑暗，雖然牠有兩個很大的窗子。

我們一安置好了行李，就打算去找朋友，但却被高君勸止了。於是我們就在房裏無聊地談着，時間過得很慢。

當高君說要領我們去吃中國飯的時候，我立刻就跳起來贊成。我真料不到這裏會有中國飯館，在這中國人很不佔勢的巴黎。我是多麼想吃故鄉的東西啊，在吃了三四十天的西餐之後！

萬花酒樓離旅館並不很遠，只穿過一條大街就可以看見牠的大匾。雖然房子是西式的，裏面却很帶中國的味道，朱紅的色彩和東方的圖案充滿了全廳。成堆的中國學生聚在桌子上，間或也雜着一兩個西洋的男女。

當一個說北方話的中國侍者走過來時，高君便把菜的號數告訴他，不一會，菜就來了。我們每人面前有一

個盤子，一切的菜都是先用匙子撥到盤子裏，然後再用筷子吃。菜很好，豆瓣醬和炒腰花更做得特別出衆，又加上這種衛生的吃法，我簡直一直吃到塞不下了才住口。啊，中國飯，中國飯，可愛的中國飯！

在這一天裏，巴黎似乎沒有侵入我的腦筋，一切的印象都像一個在中國的無聊的雨天。

一九二七，七，十，巴黎。

詩三首

燕志儻

接到燕君七月二十五日泰安來信，附有詩三篇，爲發表于此。信末說，「終日想到我亡兒的墳上去看，還懶得去，或是無勇氣去，——望上帝給我以生活下去的勇氣。」又云，「在鄉煩悶，我沒有希望，所以也沒有苦惱，只覺得無意思。」八月三日，起明附記。

悼舍兒

生下來你沒有乳吃，

那時你臉上還有一些細毛，
夜間我抱了你去找乳吃，
摸着你背上的一串小骨，
你飢餓的哭啼着。

記得三四月時，
你已會笑，兩黑睛
望着燈光新奇的瞪視，
在夢裏時時抿了小口角微笑，
你母親新奇得什麼似的。

前五天，你在你母親懷裏，
你還望我高聲的笑着，
我很驚訝你第一次嚮笑。

三天的喉病，
你頸腫得同頭一樣，

哭着着，日夜昏睡，
今早就咽不好乳，
母親抱你去治，
下午回來，你已睡在那乾草裏了。

我記起你初生的響亮的哭啼，
六月來的辛苦，夢中的笑，
薄紅的腮，抿嘴的笑，
瞪視的眼新奇的看一切事，
光着身自己在床上睡着看手，
看着手訴語似的自己呵呵的。

我記起你含了手指
在床上哭的樣子，
你含着母親的乳呵呵的訴語，
兩眼看着你母親的臉，
我真不相信，

我昏暈的跑出去，
一雙黃白的小腳在草外，
我掀開你的臉，
正酣睡着像熟睡時一樣，
我不信，兩手攔到你口角上，
我心喜，突然疑你會哭起來，
人們都阻擋我，
我只要抱起你狂吻。

天呵，爲什麼，……
他今早喉間乳難下，
淒惶的咽咽又哭哭，
夜裏淒惶的哭了一夜，
噉，嫩小聰明的可憐的含兒，
你喉痛得咽不下乳，
你喉痛得咽不下乳，
你掙扎的含了乳哭，

語絲

第一百四十八期

你掙扎的含了乳哭，
你淒惶的哭了一夜，
今夜已安靜的睡在林裏了。

噉，我可憐的含兒，
你不會說話，
給你吃乳吃不下時，
你鼓腮不不的哭着，
你一方哭一方用兩唇鼓氣哭，
「不，不，不，不，……」

含兒，
祝福你的窮父母，
哭得你要死了。

夢

夢見含兒又活了，

七月十六日。

一四七

我抱着他從野外向家跑，
心裏惕惕的恐怖而欣慰，
他母親也似瘋狂的跟着。

悔恨

滾，我爲什麼這樣無能，
六月來小孩吃不飽，
却吃米糊合麵餅。
滾，我爲什麼這樣窮，
我的小孩不吃牛乳，
我却買不起代乳粉。
滾，我爲什麼這樣無能，
小孩到了六個月，
生了病，我也不知怎樣治，
那小孩死在醫院外。
滾，我爲什麼要有小孩，
受了六月的苦又死了，

他臨死前只是哭，
痛得他六個月就會說「不」。
滾，我就哭死也無所補，
小孩的苦死過去了，
他如今已安睡在那裏，
他不「不，不」的悽惶的哭了。

僑韓瑣談

天行

十 油紙扇青苔紙

在國中早知道「高麗扇子」「高麗紙」的名貴。
到朝鮮是春間，扇子還未上市，至於高麗紙，却很
注意的去找，也未會看到。朝鮮的紙張，多半使用日
本製造的。可是在剛到的時候，我和考古學會一行人
在朝鮮館（販賣朝鮮物產之店名）已經發見了青苔紙的
信封信箋。

青苔紙在中國不知何時便叫做了「髮箋」。我知道
「髮箋」這名目，大約在七年前，整理明清史料時候，

從單不厂的解釋而知道。當時似乎還發過幼稚的懷疑：高麗人那有許多頭髮來做紙？也因此有過幼稚的結論：大約因為頭髮不多得，所以就成了名貴的東西；我總常聽說現在髮箋不多了。

一個名目的起源往往帶有許多訛傳的神秘。我想「髮箋」之名，起初也許就是從前高麗人販紙來賣，故作怪談，以自增價，而一般斗方名士公們便就受了騙哄。髮箋，其實苔紙，經過裝潢以後，顯然的那綠瑩瑩的苔色，那裏是頭髮可以有的顏色？

我們尋找苔紙比尋找白高麗紙要來得容易。現在的朝鮮是沒有像朝鮮國王貢表用的白紙了。朝鮮紙的張幅也是不很大的，不過中國四尺的樣子。凡朝鮮紙質地都很堅韌，他們製造的原料多是木纖維的緣故。苔紙是全州的特產，有厚薄和苔之多少不同的種類。薄而苔多的比厚而苔少的價廉一點，每紙也不過華幣二毛錢光景，至多的三毛左右。我第一次和日本朋友去朝鮮舖裏買苔紙，竟花了三毛一張代價，而貨物與後來一毛五的

貨物比還差。第二次，我又和一個朝鮮朋友去買，比較要優待一點。第三次，我便托朝鮮朋友全權辦理，結果他買的一毛五一張，比我最初三毛一張要好的多。這一毛五一張的在北京紙舖的人估看，他們說總要五毛以至七毛的代價。

等夏天來到，我買到朝鮮的油紙扇。油紙扇，我初見很嫌拙劣，可是帶回來以後，大家都覺別緻。扇子的特別，在骨子雙面貼黃，面子單面粘紙。扇面紙普通是黃的，油的本色，又有黑的；黃和黑兩種面子上，都有一塊小畫在中間。這畫的風味很像中國粗劣磁器上的圖畫的種類也不過是梅蘭竹菊和山水之流。

有些沒有畫的扇面，也可以寫字。油黃紙上襯著黑字，也別有一種意味。寫時若不受墨，可以蘸著肥皂寫上。朝鮮人大概四月間（夏正）便拿起扇子來了，扇柄上有個銅圈，用許多料質珠子穿成繩子扣著，所以，他們手腕上常有若干道的料珠環子。

熱河日記卷十銅蘭涉筆有兩條記錄，抄附於次。

吳郡馮時可蓬牕續錄：「聚頭扇卽摺疊扇，貫於永樂間，盛行於國。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倭人所製泥金面，烏竹骨卽此。余至京，有外國道人利瑪竇贈余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輕而有風，又堅緻云。」由此觀之，中國初無摺疊扇，扇皆團扇，類我東所稱「尾扇」，蓋見之古畫，如蕉葉，桐葉，白羽之類是也。我東器什多做日本；則摺疊扇，高麗學之日本，中國學之高麗歟？中國大扇名高麗扇，製甚樸，傳東紙，油黃，細書畫，頗珍之。

王元美稱：「東紙，徐文長甚愛。東紙如錢厚者，鍾伯敬嘗書唐劉昫虛詩十四首。」

八，二十八，一九二七，北京。

小品百五一

「嫁茄」，「嫁李」，「嫁樹」，etc. 江紹原

豈明先生：

(1) 酉陽雜俎卷十九：茄子……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子」。

(2) 致富奇書（通天秘書卷五引）：嫁李 樹少結實，於元日五更將火把四面照看，則當年便生。

(3) 羣芳譜（同書同卷引）：嫁樹 元日鷄鳴時，點火把照果木，則不生蟲；以刀斧班駁敲打樹身，則結實多。

(4) 吳繼墨娥小錄（同書同卷引）：種桃 令婦女艷裝，將熟桃子洗淨，種牆灣煖處牛糞內，則他日花艷而桃皆離核。

(5) 笠翁記（同書同卷引）：灌夜開花 以男女同浴之水，隔一宿澆其根，則花芳妍，較常倍加華麗。

討論 將小品百五十中某幾條和這次所引的(1)(2)

(3)三條合看，便知用刀斧敲打樹身和令過路人踐踏樹

葉，可說是催植物繁衍的通法。此二法以及燃火把照着法，雖皆蒙「嫁」樹之名，但此等處所謂「嫁」與文昌雜錄中「嫁杏」（見小品百五十）之嫁，似不同。說不定「嫁棗」「嫁茄」……等「嫁」字，竟應作誤用論。以男女同浴水灌花根，却顯然是用人的陰陽二氣去「感」花。女手所種的蘭杏特別香艷之傳說，似只是 like Producers like 的信念之表示，性的分子，或竟不含有。先生及諸位同好以爲何如。

八月十三日，於杭州。

小品百五十百五一補遺

江紹原

自號「西湖花隱」者陳湜子著的花鏡，卷三亦載李冠卿家嫁杏事，但較文昌雜錄多祝文八句：「青陽司令

庶棠惟新 木德屬仁 更旺於春 森森柯幹 簇簇繁

陰 我今嫁汝 萬億子孫」，未知其何所據也。

「嫁李」法前從通**天**秘**書**轉引，今見此書同卷，亦載有。

又卷五「萬年青」條：「吳中人家多種之。……俗

云，四月十四是神仙生日，當刪剪舊葉，擲之通衢，令人踐踏，則新葉發生必盛。」此可與百草鏡所云參看。

八月十七日。

隨感錄

三四 擺倫句

豐明

丹麥言語學教授尼洛普博士(Dr. C. Nyrop)在所著接吻與其歷史第二章中說：「這是多麼近於人情，擺倫如是願望說，

我願女人只有一張朱唇，

可以同時親遍了她們。」

“That womankind had but one rosy mouth,

To kiss them all at once from north to south.”

但是我實在不很喜歡擺倫的這兩行詩，也不喜歡這一句話。詩我是不懂，但「自北至南」這種趁韻我覺得沒有趣味；他的意思呢，不但是太貪，也有點兒無聊，——這差不多是「登徒子」的態度。據說在文藝復興時

代歐洲有這樣一種習慣，凡紳士與貴婦人相見，無論識與不識均接吻爲禮。但有些人很不以爲然，法國蒙丹納（Montaigne）說得最妙，「這是一件很可非難的習俗，貴婦人當以脣吻敬客，只要他有一對長班跟在後頭，不管他怎樣討厭；就是在我們男子也並不上算，因爲須得親上五十個醜的才能親到三個美麗的女子。」可惜我們的詩人沒有知道。倘若因此種風俗引申，同性也當行「友情的接吻」，如羅馬王朝所行，那就更要不得了。羅馬詩人 Martialis (40—104) 曾說：

「外出十五年後回到羅馬來，牠給我這許多接吻，比勒思比亞（Lesbia）給加都路思（Catullus）的還要多。各個鄰人，各個毛臉的農夫，都來親你一個氣味不佳的嘴。織布匠來逼你，還有洗染店和剛才親過牛皮的皮匠；鬍子，獨眼的紳士；爛眼邊的，和有稀臭的嘴的朋友。這真不值得回來。」

他做的小詩裏有好些都是說這件事的，現在抄譯一章於下：

我的頰上貼上一張膏藥，
兩脣塗藥雖然沒有凍裂，
菲拉尼思，你知道爲什麼？
這就爲的是省得親你的嘴。

附記，這一篇是看了接吻與其歷史而作，所引詩文也都出在那本書裏。八月二十日雨夜。

三五 尚可再進一步 文藻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祇讀聖賢書，」這就是熱心整頓學風的先生們認爲學生的唯一的天職。的確，現在這些學生，確是太不行！他們碰到閑談時，開口總說，日本帝國又在滿蒙大施侵略了，或南北軍又在某處某處激戰了等等大人先生們管的事，很少聽到他們談些關於詞章或聖賢書之類，實是失了學生的本分！推究其原，實是報紙太普遍了。所以要他們不談時局，不說政治，唯一的辦法，莫如杜絕報紙，於是除滅北大後，西齋東齋及三四宿舍的報紙一概取消，祇留一份聖賢主撰的晨報供衆閱覽，此後想總可好點了。但是不知死活的賣報

者，天天仍挾着一大捆在門口叫賣，一般學生仍像市場買小菜似的你一份我一份底買着看着，從前在閱報室因報少人多馬馬虎虎瞧一瞧的，現在反獨佔一份仔細地看起來了，我竟替大人先生們非常痛心，要嘆一聲「孺子不可教也」了！但我想做事總要澈底，既認學生無顧問時事的權利，當局曷勿再進一步把賣報的也禁止他不准來學校附近叫賣，報館也不准定報給學生看，違者即以軍法從事。若是，整頓學風，或可庶乎近焉了吧？九月一日，寫于故北大西齋。

三六 火山之上

山叔

在北京談論南方似乎是比较地自由的事，但自奉甯合作，奉漢妥協的聲浪起來以後，這種談論也多少含有危險性了。我們在這時候想冒了一點小危險對於南方略有說及，豈知這幾有性命之憂，有人在中大的刊物上歷舉三大證據說這即是赤化。嗚呼，可怕也！原來在北京有三樣東西，都是絕對說不得的：一，安國軍；二，日本人；三，南京政府。說了安國軍的壞話，當然是赤化

了，說了日本人，是第三國際的策略；說了南京政府，便是武漢的共黨！有一于此，就有不妙，而吾輩罔識忌諱干冒宸嚴，對於日本人與南京政府都要說些閑話，真是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了。我們既非受有第三國際的訓令，又不是郭沫若部長所派遣，何苦來承受這種風火，弄得一口雜和麵都吃不成，將為陳羣楊虎所清出。阿呀，還不如趁此刻閉起鳥嘴，爬下火山來吧！在什麼舊戲裏，有梁山泊好漢切法場，混進城來時為看門的所識破，好漢們大吃一驚，但看門的說，「我管我的城門，你做你的強盜，干我屁事！」這的確是最好的態度，只要這樣做就不怕再有人來說你是什麼「色彩」（！）了。有了，有了，趕緊爬下火山來。這個年頭兒，您老還是莫管人家的屁事：予雖不敏，謹聞命矣。民國十六年秋丁之日。

編者附記，山叔老人於爬下火山來之時跌了一交，立刻中風斃命，以後非在扶乩時不得再寫文字矣，哀哉。

匪筆三篇

魯迅輯

今之「正人君子」，論事有時喜歡講「動機」。案動機，我自己知道，紹介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傷忠厚的。旅資將盡，非逐食不可了，許多人已知道我將于八月中走出廣州。八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謂「學者」的信，說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擬于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且叫我「暫勿離粵，以俟開審。」命令被告枵腹恭候于異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開審，真是霸道得可觀。第二天偶在報紙上看見飛天虎寄亞妙信，有「提防劍仔」的話，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獨笑，還想到別的兩篇東西，想執紹介之勞了。這種拉扯牽連，若即若離的思想，自己也覺得近乎刻薄，——但是，由牠去罷，好在「開審」時總會結賬的。

在我的估計上，這類文章的價值却並不在文人學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後來只在北京的平民週刊上發表過一篇模範監獄裏的一個囚人的自

序，其餘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後，不知怎樣了，現在卻還想搜集。要誇大地說起來，此類文章，于學術上也未始無用；我記得 Lombroso 所做的一本書——大約是天才與狂人，請讀者恕我手頭無書，不能指實——後面，就附有許多瘋子的作品。然而這種金字招牌，我輩却無須掛起來。

這回姑且將現成的三篇介紹，都是從香港循環日報上採取的。以其都不是韻文，所以取阮氏文筆對之說，名之曰：筆。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無任歡迎。但此後擬不限有韻無韻，並且廓大範圍，並收土匪，騙子，犯人，瘋子等等的創作。但經文人潤色，或擬作贗作者不收。

其實，古如陳涉帛書，米巫題字，近如義和團傳單，同善社乩筆，也都是這一流。我想，凡見于古書的，也都可以抄出來編為一集，和現在的來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麼不同。

來件想托北新書局代收，當擇尤發表，——但這是我

倘不忙于「以俟開審」或下了牢鑿的話。否則，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閑話休題，言歸正傳：—

一，撕票佈告

潘平

廣州佛山缸瓦欄維新碼頭，發現爛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蓑衣覆蓋男子屍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梳一隻，白旗一面，書明云云。由六區水警，將該屍艇移泊西醫院附近。驗得該屍頸旁有一鎗孔，直貫其鼻，顯係生前轟斃。查死者年約三十歲，乃穿短線衫褲，剪平頭裝者。

南海紫洞潘平佈告。

爲佈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祿步共擄得鄉人十餘名，困留月餘，并望贖音。茲提出祿步笋洞沙鄉，姓許名進洪一名，槍斃示衆，以儆其餘。四方君子，特字週知，切勿視財如命！此佈。（據七月十三日循環報）

二，致信女某書

金吊桶

廣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黃卓生，新

會人，日前有行騙陳社恩，黃心，黃作樑夫婦銀錢單據，爲警備司令部將其捕獲，又搜獲一封固之信，內空白信箋一張，以火烘之，發現字迹如下：—

今日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呂純陽先師下降，查明汝信女係廣西人。汝今生爲人，心善清潔，今天上玉皇賜橫財四千五百兩銀過你，汝信享福養兒育女。但此財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鴿票七百五十元左右。老來結局有個子，第三位有官星發達，有官太做。但汝終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條命極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橫財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與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無事。若不信解除，汝條命得來十分無夫福無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見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爲要可也。汝想得財得子者，爲夫福者，有夫權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禮，交合陰陽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順從先生者，汝條命有好處，無安樂也。……（據七月二十

六日循環報)

三，詰妙嫦書

飛天虎

香港永樂街如意茶樓女招待妙嫦，年僅雙十，寓永吉街三十號二樓。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時許，散工之後，偕同女侍三數人歸家，道經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漢三四人，要截于途，詰妙嫦曰：汝其爲妙玲乎？嫦不敢答，閃避而行。詎大漢不使去，逞兇毆之，凡兩拳，且曰：汝雖不語，固認識汝之面目者也！嫦被毆，大哭不已，歸家後，以爲大漢等所毆者爲妙玲，故尙自然無辜被辱，不料翌早復接恐嚇信一通，按址由郵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毆，確爲尋己，乃將事密報偵探，並告以所疑人，務使就捕雪恨云。

亞妙女招待看！啓者：久在如意茶樓，用諸多好言，毆辱我兄弟，及用滾水來陸之兄弟，靈端相勸，置之不理，與續大發雌雄，反口相齒，亦所謂惡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毆打已搥，亦非介意，不過小小之用。刻下

限你一星期內答覆，妥講此事，若有無答覆，早夜出入，提防劍仔，決列對待，及難保性命之虞，勿怪書不在先，至于死地之險也。諸多未及，難解了言；順候，此詢危險。七月初一晚 卅六友飛天虎謹。（據八月一日循環報）

送麵人兒

豈明先生：

七月快到了，（舊曆）又該看見一攤攤，「麵人兒」在街上叫賣，一盤盤「麵人兒」在人家往來了。

送「麵人兒」大概不很普通吧？雖然我聽說另外幾個地方，也有這種風俗。記得小時很歡喜這個七月，固然一半爲得有孟蘭會之類的熱鬧看，一半也爲得懷裏有「麵人兒」抱呵。

「麵人兒」，普通都是外婆（北方叫姥姥）家給小外孫們送的，有些乾娘要給她的義子送，有些有錢的姨娘家也互相送；直至抱麵人兒的小孩長大之年爲止。每

份至少是兩個，分量則是二斤以至五六斤不等。形狀是：全身直立，兩手交於胸部，下半身合爲一塊，不作腿形，有髻，有披肩，胸部有花，下半身是光的。聽說新保安的麵人兒便有腿；宣化呢，倘若姑娘還沒有小孩，便用麵魚代替，一有小孩，就開始送麵人兒了。

姑娘家收下麵人兒，用什麼禮物回敬呢？是月餅，那還得遲一個月，在中秋節前給外婆家送的。

手裏捧上麵人兒了。「爲什麼呢，姥姥年年把它送給我們？」這樣地問了媽媽或祖母。於是，我們聽到關於它的傳說，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簡單說去，就叫做「姥姥鍋裏煮外孫。」

說是不知哪一年的事情了，但那年的確是個災荒的年份，至於究竟是水災，旱災，或是兵災，可也沒人能說清了，因了災荒，鬧得人人沒東西吃。一家正餓得生死關頭的時候，恰好他們的小外孫來了。他們餓急了，那管親疏？於是，小外孫被煮在姥姥鍋裏了！於是小外孫被姥姥家吃去了！後來姑娘女婿知道了，自然是不答應

的。姥姥家央了許多人出來說合，才這樣和平解決了：年年送一雙麵人兒吧。

故事便如此結束。

麵人兒便送到如今。

梅露，七，二三千涿鹿。

臺灣的禮教

豈明先生：

昨閱臺灣新聞，發見有關世道人心之妙文一篇，素知先生對於此種文章，樂爲宣佈，亟爲剪下送呈，煩爲登諸語絲，俾海內賢豪知吾臺灣雖淪於夷狄者垂四十年，尚能力挽狂瀾，維國粹之聖道於不墜，洵可使聖道會諸公，手舞足蹈，嘆同志之大有人在也。憤時志士，如欲「乘桴浮海」，非此土其奚適哉？質之先生，以爲然乎？願頌撰安。七月二十三日，洪樞寄自臺灣。

深閨少艾與男子私約

並肩携手狎褻備至

因有傷風化卽被拘捕訊問

慨自世道日趨日亡，自由戀愛之風愈行愈急，向之所謂男女授受不親，未敢稍越雷池一步者，今則不特桑間濮上，穢行時聞，甚有公然自擇其配而背親私奔者矣。據聞臺中州竹山郡鹿谷莊小半天沈某之女沈氏泉，芳齡二十九，尙未字人，每怨標梅而思吉士，早晚之間恆不安于室。父母憂之，欲爲議婚，則曰，若爲選婿，必某石匠其人方可。父領之，意未許也。某石匠者澎湖人，名倪安成，年廿許，前曾到小半天作業，不知何時與女有喫臂盟，後流寓竹山某處，女所知也，每欲一作毛遂而恨無隙。去舊曆六月十五日，竹山城隍祭典盛舉時，其父欲來參詣，乃固請同行，蓋意中有人，非爲神也。次夜烟火畢後，女自言餘興未盡，欲再游行某所，父乃先歸某親戚家寄宿焉。是夜鼓樂既息，人影漸稀，詎意此女猶手搖白扇，與一怪漢携手同行，言笑自若，望竹山橋方面而

去。其父見更深人靜，月已西斜，女猶未歸，疑是被誘，急報郡衙，請代搜查，時女在橋欄，正與怪漢倚香偎玉，勢將不雅之間，忽警風一至，捕繩繫于怪漢之身。翌朝此女亦被召問，少時卽出，覩其狀全無羞畏之態，怪漢亦於是午放免。查其內容，始知怪漢卽石匠倪安成，女之情人也。二人對官何言，則非所知，但聞沈某欲引女回家，則再三不肯，曰，我足疲艱步，欲往親屬家暫住幾天方歸也。噫，似此頑固妖嬌之村女，誠竹山郡下稀有之尤物也。深閨少艾，不堪孤寂，敢與男子私約，則爲失貞。市街之上，公然並肩携手，狎褻備至，則爲無恥。不聽父母之命，欲與情郎私奔，則爲不孝。以斯三者，立於社會，俾作閨範，則爲大傷風化。世間何貴有是女乎？回顧曩昔之以葳蕤自愛，望門守貞者，奚啻霄壤哉！正恐十年後不知將伊於胡底耶，悲夫！

編者案，我們要謝謝洪君，使我們能夠看見這樣妙文。原文標題一三兩行用四號字，第二行用二

號字。文中標點係編者所加，又起頭「私奔者矣」以上六十四字，末尾「噫，似此」以下百三十四字，均經洪君加以密圈，稍能醒目，其意甚佳，唯爲印刷便利計，擅自除去，特此聲明，尙祈原宥。十六年八月十日。

妙不可言

斯文生

三 劉哲與林風眠談話（九月三日世界日報）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聽說藝專現有學生，男子佔全校十分之四，女子佔十分之六。尋常畫裸體畫，大都男露陽物，女露陰戶：此種辦法實足引起人類之慾性，在中國社會上實不相宜。外間攻擊藝專公妻，未必不由此而起。我年近五十，本一舊人，但時代潮流，不可不察，蓋非保護私生子之國家，不能沿用此私生子之制度也。

謹案，英吉利人所謂牛特(Nude)，日本人所謂拉太伽(裸體畫)，吾國稱爲「半春」，譯作西文當爲Semi-venal，或Semi-venereal。夫畫半春者，無異于畫全春，而畫春宮則亦與演春宮相去不遠，然則此牛特與公妻之關係蓋至顯明確實矣。末句有人以爲未詳，愚案公妻實行則私生子必衆多，故謂之私生子之制度也。嗚呼，裸體藝術只可行于夷國，中原有特別情形，實不相宜也：何則，吾國人淫念特盛，莊生有言，「見卵而求時夜」，見牝牡者即莫不生慾性也。聖王製禮，蓋有不得已之微意存焉哉。

四 國立京師大學學生會籌備會上教育部呈文（九月四日世界日報）

爲呈請解散學聯，緝拿搗亂分子，以肅學界而維教育事。竊北京學生聯合會業經前執政府查封解散在案，乃暴徒彭某等搗亂性成，煽惑各校學生會，復於本年春

季秘密恢復。該暴徒等固結黨羽，包辦選舉，攫得該會各部部長，分據要職。半年以來該暴徒等，從事秘密活動，暗設機關於東交民巷，三二八紀念，該會發行特刊，散布各種宣言及激烈傳單，意圖鼓動我學生界，揭竿暴動，適其時黨案破獲，其謀遂寢。該暴徒等何物狡獪，不幸漏網。自是而後，始稍斂跡，或潛逃天津租界，或匿迹附近西北，然藕斷絲連，時思伺隙運動。旋見黨案結束，京中戒備稍形鬆懈，該暴徒等即又回京嘯聚，四佈會址，狡兔三窟，秘莫可探，既恣意以妄爲，復有恃而無恐。茲者九校合併，乃鈞部整頓國家教育之宏圖，稍識年來教育之積弊者，理宜贊助斯舉，共底于成。殊該暴徒等梟張性成，百端頑抗，無理取鬧，于斯爲極。近復極端恣意九校同學，暗中組織，有所謂救校十人團，種種怪名色，均見事實。甚至聯絡九校教職員，鼓動索薪也，有所謂大規模之索薪團。拒絕與政府合作也，有組織所謂管理學術專門委員會。其餘該會自

身進行發表宣言，印刷冊子及傳單，更難勝舉。揆其用意，無非阻撓鈞部合並計劃，遂彼詭謀，從而該暴徒等更可大膽妄爲，橫行學界。我學生界將盡爲彼喪心病狂者，犧牲無餘，國家教育將永淪分裂局面，莫可振刷，是而可忍，國將何存。敵會洞悉彼輩陰謀，已非一日，徒以發奸無機，至甘緘默。值鈞部整理教育，使歸正軌，違斯主旨，在所驅除，用特不避叵測，縷陳該會罪惡，懇請鈞部通令解散該會，並緝拿該會暴徒首領，以肅學界而維教育。

案，而其結果則奉部批：「案據云云等情，據此，查各校學生會及學聯會名目，業經本部通令取消在案，該國立京師大學學生會籌備會發出文件，是否在部令未頒布以前，仰大學各科部查明，此項木戳，即日銷燬，並將該會解散。至所舉發彭某等是否在校學生，有無不安分舉動，仰各該科部詳查呈復核辦。此令！」